



从一声“不响”到不得不响

◆ 毛时安



众瞩目的宝总。王家卫一门心思想的是“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的十年,变成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加持”。

王家卫懂艺术辩证法。为了“响”起来。他先做减法,把小说中阿宝、沪生、小毛的三驾马车,变成了阿宝的独角戏。减掉了许多童年交往的故事,集中到上世纪90年代。然后做加法,让阿宝轰轰烈烈“响”起来。历尽人间沧桑老谋深算的老爷叔,以老法师的身份空降到阿宝的生活中,点铁成金,让阿宝举借借钱住进和饭店自己当年享用辉煌的豪华套房,带着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上海版味道。老爷叔的出现,使阿宝的故事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勾连了上世纪90年代现在的上海人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过去的上海人。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是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前世今生。精心选择的黄河路美食街聚集了来上海的三教九流,进贤路貌不惊人的“夜东京”餐馆集中了上海市井世态人情。时代加持的涟漪在这里泛起。

剧集《繁花》响在集中了一批影视界最活跃的海派儿女。从文字到声音,胡歌、马伊琍、唐嫣、陈龙、游本昌……叽叽喳喳,打开沪语,让荧屏响彻了上海声音,也让这群上海宝贝痛痛快快地过了讲上海话的瘾。讲上海话,让他们演起来生龙活虎,几乎以生活本色演活了自己承担的角色。看看马伊琍那个夜东京老板娘,眉飞色舞,就可以感受到,她是多么享受角色给予的审美快感!

当然剧集《繁花》并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摹本和复刻。全剧洋溢着有一股暖暖的现实主义温情。阿宝被撞,明知肇事者是谁,却为人情,装作不知。开始不久的这一桥段,预示了上海底层市民在时代大潮中跌宕起伏中相濡以沫的担当与宽容。同样,阿宝有难,玲子也挺身而出。诚如大家所言,旧人换了新人,老街多了新楼,上海的生活更替有序,人心却越磨越软,这就是上海人家的善与美。

剧集《繁花》预告的最后结束语是,“好戏,全在后头!”我们拭目以待……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千里长恨歌繁花 人生之路欲破晓

——上海优秀文艺作品里映见的城与人

◆ 朱光

■ 改变命运,需要时代机遇,也需要个人奋斗

在上海优秀文艺作品中,我们时刻能感受到时代脉搏,与个人拼搏的同频共振。改变命运,既需要时代机遇,也需要个人奋斗。

阿宝如何成宝总,宝总如何做到人面、情面、场面统统摆平,是剧版《繁花》的主线。他靠的就是一手外贸,一手股票。“我的嫁妆就是我爸炒股炒来的”“当年爆仓跳楼的人,身边就有……”如果说当年潘虹主演的电影《股疯》呈现了一群散户的跌宕人生,那么剧版《繁花》则聚焦了宝总这个大户与散户之间的跌宕与情义——开出租车差点撞死他的是跟着他炒股但误信假消息导致家巨亏而自杀的根发的哑巴儿子,但是宝总被撞时手提箱里的30万元现金正是要去送给根发一家过年。

炒股,是有勇有谋、至情至信的阿宝改变命运途的途径;高考,则是高加林自乡村到城市,进一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坎坷路。通过一篇篇观照社会民生、写作真实动人的文章,他进入了报社工作,最终在城市里圆了作家梦。他的起点更为障障重重,他的拼搏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同为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很可能,高加林采访过宝总们……报道就刊登在宝总手里的《新民晚报》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 感受幸福, CityWalk 繁花路,也记得千里江山图

《繁花》已经激发剧迷实地去打卡黄河路上的苔圣园——看起来就是至真园的“原址”,据说一楼依然在营业。《繁花》CityWalk 路线已经出炉。有专门聚焦黄河路的走法,也有沿着瑞金二路、淮海中路、南昌路一带的路线,途经复兴公园、孙中山故居、红房子西餐馆、国泰电影院等。

冬日暖阳铺洒繁花路,也要记得《千里江山图》。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千里江山图》,展现的是与《长恨歌》前半部分同处于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上海——座城市里不同的社会面,但是一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尤其是《千里江山图》,在物件考证和还原上,甚至比剧集《繁花》还要考究。作者孙甘露以细腻的方式挖掘且情境再现了当时的上海图景——但是其目的,是真实刻画陈千里、叶启年等主人公所处的复杂生态,以此衬托上海党中央机关战略大转移过程中的风云诡谲,而陈千里又是如何不忘初心,圆满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故事。在同一片梧桐树下,我们走过的繁花路,难道不是革命志士铺就的幸福路?

■ 展望经济,既是四人牌局,也是一盘大棋
剧版《繁花》里,爷叔对阿宝说:“男人有三个皮夹子……”经济,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优势,也是上海人擅长的领域。今年春天播出的电视剧《破晓东方》展现的是——陈毅市长如何在1949年后,于上海开始撬动一方经济,从而完成“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和大城市管理的双重任务。

凡是40岁以上的上海人,对于黄河路霓虹闪烁、美女经理店门口招呼客人的场面记忆犹新。霓虹灯下的高战,被《繁花》拍得颇为传神。剧中,白天股票营业室的镜头,几乎用的是纪录片画面。多少人通过股票认购证赚得第一桶金,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

时至今日,上海创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均是经济和科技托底的发展框架。经济生活,既体现在玲子与宝总合作的实体经济——进贤路“夜东京”小饭店,其实是“为宝总的保险”;也体现在上海主题小说的IP运营上——《繁花》《长恨歌》《千里江山图》的3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有话剧、评弹、电视剧、电影等全产业链开发,这些也是“生意经”,呼应着“两手都要硬”。

上海是怎样的一座城市?上海人看上去哪能?只要把上海优秀文艺作品视为拼图,就能拼出——千里长恨歌繁花,人生之路欲破晓。

绽放上海的气质与品相

◆ 简平

电视剧《繁花》在讲好上海故事方面是值得称道的。讲好上海故事,就必得讲好上海人身上特有的品质。说到上海人,到东到西,都可听到对上海人这样的评价:“精明,会算,斤斤计较……”这或许是一种感觉或感受,而不是一种认识,认识是形而上的,而艺术的层面正是基于形而上的,通过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的塑造达到深刻的认识。《繁花》在讲述主人公阿宝的故事时,正是以丰富的细节来揭示并阐释上海人的性格和品质。

阿宝当然是精明的,作为一个底层小青年,他脑子活络,眼光敏锐,对新形势、新事物乃至新政策都相当敏感,面对时代机遇,他可以当机立断,汇入澎湃大潮。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所在,这种精明是由历史底蕴作依托的。事实上,上海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汇聚而成的,既然如此,这种精明就是在上海这块地方生存者的集体智慧的智慧。电视剧《繁花》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阿宝会算,做到宝总会更会算,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算的,是爷叔才真正教会了阿宝怎么算,算什么。表面上是算经济账,算投资账,算利润,算得益,算回报,但《繁花》真正揭示的是算底线之账,算道德之账,算良知之账,算感恩之账。阿宝在414股票这件事上,充分展现了上海人所居于的道德和良知水准。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收益,但因有承诺,所以阿宝任凭开盘价再高也不为所动,静如止水,只为了一个兑现承诺的诚信,在他心中,诚信是人品,而高尚的人品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人品才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包括事业,也包括生意。看上去,他这回不会算,没算好,有钱不赚,犹如傻子,但他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发根的哑巴儿子以为父亲股市失利而自杀是受了阿宝的误导,因而故意制造车祸,将阿宝撞倒在地,阿宝差点性命不保。可哑巴儿子没想到的是,阿

宝此时正在去往他家的路上,手里提着30万元是准备送给他家解燃眉之急的。肇事者哑巴儿子被查到后,阿宝却选择了原谅,这是因为他心怀善良和怜悯——他不愿意看到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这就是上海人的“会算”,算得有情有义,算得真诚坦荡,算得令人信服。

“斤斤计较”是上海人常被诟病的,说是一分一厘都计较个没完,显得很很小气,没有一点气概,但这种诟病实质上源于落后的观念。电视剧《繁花》用艺术为上海人正了名。生意场上追逐利益无可厚非,可是必须基于现代文明的观念和规则,那就是契约精神。阿宝同样跟人讨价还价,同样也会加一块减五毛的,说起来可谓斤斤计较。但是,一旦谈定,便一言九鼎,绝不食言,不会弄出什么幺蛾子,担得起肩膀来,因为信用是头等大事,若是谈判时大拍胸脯说没问题,执行起来什么都是问题,对上海人来说,那是不作兴的,是下三滥、不靠谱。阿宝之所以能越做越大,其宝总的名声不是身价有多少,而是可靠,是讲信用,是被信任。

《繁花》遵循电视剧创作规律,故事线索更清晰、紧凑,这就有可能将阿宝这个时代弄潮儿的成长经历呈现得更为完整、丰满,从阿宝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海人特有的品质,他们追求理想,目光长远,眼界开阔,从容不迫,重信守诺,深情厚道,而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与品相,也使上海这座城市有了更多人性的温暖和光辉。

我们为何特别喜欢而且一直在等待着这部改编自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的上海话电视剧?虽然有普通话版,大家还是特别热爱用上海话版本来深入表现上海精彩的海派生活。

近年来上海出现的上海话电影《爱情神话》,话剧《繁花》(第一季和第二季)《雷雨》《长恨歌》都掀起了波澜,因为上海方言美妙地表现了上海人的生活。我最近看了话剧《繁花》第二季,也去参观了金宇澄的画展,这两天又满足地观看了电视剧《繁花》,我被深深感动。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为海派辩护:上海的文化性“商”。

受强大活跃的现代社会商业影响,上海话也发展得很现代,灵活的组词和大量的惯用语很适应该达上海社会文化性“商”。

里各阶层活跃的思维。像第一集中说到做生意讲究“派头”“噱头”“苗头”,“人面”“场面”“情面”。这几个词弄得好,事物就“摆平”了。几个看来简单的双音词,联系起来却归纳了上海商业社会的风貌。方言也最贴近人们面前的生活,情感也能处处自然流露,就在脑袋里不必翻译转译。

上海话与普通话句子比较,就是简短,《繁花》书中是这样,电视剧中也是这样。不但词语与普通话有差异,说话的语序也有不同,整本小说《繁花》用上海人说话语的常用句序来写

阿拉《繁花》, 呒没闲话讲了

◆ 钱乃荣

语段,排列语序的,用上海话来读特别舒暢。在生活深处的表达上,方言积累了比白话细致而丰富得多的词语,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话还吸收了方言和外国语言的精华,因此电视剧《繁花》上海话的语言呒没闲话讲了。

文学家胡适1925年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上海话是上海人从心底灵魂中发出的独特声音。她是千百年来民众从时代自然演绎传承下来的智慧密码和珍贵的精神财富。上海话中包含着上海人凝聚的价值、素质、灵动、创意等灵性财富。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上海话是一座可深度开采的文化宝藏。

五卅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刘半农在1925年《读《海上花列传》》一文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同意。但是南方人写白话文却可以了。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难南方人也不见得说错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

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如用乙种语言去翻译甲种语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金宇澄和这次电视连续剧、话剧《繁花》所实现的语音风格,则可以恢复反映上海发生的种种故事的那十分之三四的地域神味!

电影大片的视觉品质

◆ 俞亮鑫

都说王家卫执导的《繁花》拍得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它电影化的豪华呈现。金宇澄的小说近乎白描,表现市井生活的琐碎,剧版《繁花》则色彩斑斓,万紫千红、悬念迭出,也是一场视觉盛宴。

有悬念也有疑问

剧版《繁花》对小说进行了改编,一开场,即以主人公宝总在酒店门口遭遇一场车祸开始,确立谁是真正的凶手这一戏剧悬念,由此,情节层层推进,人物纷纷登场,悬念渐渐解开。这种戏剧化的悬念设置,就是影视化的叙事方式。

之后的激烈商战,同样也极具戏剧悬念。至真园老板娘李李能否请到宝总?宝总又如何设法教训目空一切的魏总 and 见钱眼开的商总?可谓集集有悬念,大大增强了观赏性。

有悬念也带来疑问,宝总伤愈后躲藏一个多月不敢露面,30年前的上海有这么危险吗?再说,肇事司机警方一查便知是谁,有必要这么躲来躲去?

导演放飞想象力

剧版《繁花》和我们见过的许多电视剧相比,画面无疑更具电影大片的视觉效果,充分体现了王家卫导演唯美的艺术追求和浪漫想象,无论是黄河路上的繁华酒家,还是外滩江边的万家灯火,无论是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还是一道道精致美食的精彩呈现,都让不少影迷大呼过瘾。

夜上海之繁华之美丽,在镜头里显得有点张扬,灯红酒绿,金碧辉煌,令人目眩,少了点原野的含蓄。那些老板在豪华宾馆里的激斗,也少了点市井气。因为,阿宝暴发前的戏太少,宝兄这一身份对观众少了点代入感。观众会对荧屏上的“繁花”世界会纳闷,这还是20世纪90年代“三年大变样”之前的上海吗?电影化显然是有点夸张了。豪华酒店外,人生得意的宝总突遭车祸,拍得

非常精致。人被撞飞,天旋地转;钱撒一地,纷纷扬扬;众人惊呼,乱作一团;医院急救,血肉模糊。镜头是快切的,节奏是飞速的,语言是急促的,从而营造出一种救人如救火的紧急氛围。这种电影化的夸张手法在剧中俯拾皆是。全剧,王家卫放飞想象,个人风格鲜明,已不再只是原小说的升级版。

沪语特有的魅力

剧版《繁花》有沪语版和普通话版,熟悉沪语的观众无疑更青睐前者,它表现的上海味也更纯正更浓郁。

胡歌演风流倜傥的宝总,马伊琍演精明细致的玲子,唐嫣演有情有义的汪小姐,游本昌演“幕后高人”爷叔等,都韵味十足,性格各异。还有陈龙、范湉湉、陈国庆、张芝华等众多上海籍演员加盟,还原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上海人。电视剧集中这么多演员讲沪语,这是《孽债》后近三十年所未有。这不仅再次见证了沪语特有的艺术魅力,也有助于沪语在上海的复苏。

其实,沪语版中也有其他语言,辛芷蕾演的至真园老板娘李李就讲普通话、董勇演的杭州老板就讲浙江吴语,这生动表现了一个海纳百川、丰富多彩的城市语言特色。

《繁花》看了四五集后,才渐入佳境。因为,与情节、场面、语言等相比,剧中性格鲜明的人物才是最吸引人的!何况,阿宝与玲子、汪小姐、李李等几位红颜知己的情感戏还尚未展开,只是做了些铺垫而已。

股市沉浮,商海汹涌,他们是一群勇敢的弄潮儿!

《繁花》,上海,浪潮翻滚,机会遍地的年代。出生在上海,5岁去香港,一生用镜头回望童年家国的王家卫,带着一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上海演员,在这一幕幕人海茫茫中编织朵朵繁花。那片繁花,是梦想,是离奇,是上海与上海人唇齿相依,生出的精神内核:包容与奋进。

90岁的游本昌,通达透彻,近乎带着一丝东方禅意的爷叔。在外叱咤风云的宝总到了他面前,总还是以前的那个“阿宝”。可以说,宝总是爷叔的

作品,且是精品之作。《爱情神话》里的李小姐马伊琍,《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马伊琍,摇身一变,成了“夜东京”的老板娘玲子。她的嗲,她的作,她的风情是上海的,甚至她的霸气,相比李李,也是充满上海烟火气的——不那么张牙舞爪,却同样凌厉。这样的上海女子,是不能只作一面的观的。初看,像傻子一样实际;再看,似傻子一般粗线条;回看,就是要交关当心了,一不小心是有可能成为一柄匕首的,凶险来。选美出身的唐嫣,大概是可以凭《仙剑》吃一辈子的。但40岁了,她不是要耍“汪小姐”的执着、甜美、仗义,

与人物群像里绝大多数人缺少的一点点天真再火一把?重点的重点来了,《琅琊榜》中情比金坚的CP梅长苏与蒙大统领,胡歌与陈龙又一次“合体”了。宝总与陶陶荡起友谊的小船。宝总是阿宝的时候,是问卖大闸蟹的陶陶借过线的。陶陶的一点点和一点小葱,倒是和蒙大统领一脉相承的。自然,胡歌没有虚张声势,在电影质感的光影之下,宝总的举手投足符合其人生导师爷叔的教诲,腔调要依。

那么多演员都是上海人。在片场,官方语言是上海话,包括王家卫。除了以上那些主演之外,还有第五集登场的外贸公司金科长吴越。而跨界出演的其他上海明星,也倾尽全力。滑稽明星阿庆和短视频爆红的 papi 酱、主持人选秀出道的范湉湉、名模佟晨洁……统统是一树繁花上的叶与花。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出电视剧中如此密集,如此彻底地上演一场上海的聚会了。

上海作家的书,“上海导演”的作品,上海演员的演绎,这回的味道,分毫不差了。上海人看《繁花》,看的是妈妈爸爸、叔叔阿姨的故事,上海之外的人看《繁花》,看的是浪奔浪流,敢为时代先锋,敢领全国风气的“那时花开”。无论是上海话版本,还是夹杂了许多沪普的普通话版本,都让《繁花》锦上添花。语言表达情感时,方言是最原生态的,情绪的转换也益显强烈。电视剧中的方言是对本土文化和城市特征的强调。上海演员操着天成的上海方言,演绎着上海的人与事,表达着上海在时代洪流下的风景,原汁原味。法定,这样的《繁花》会叫人着迷,在中国影视剧的历史上成为特别的一株。

今冬,不作他聊,《繁花》花开,看就完事了。

上海演绎, 尤让花开热烈

◆ 华心怡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